



2.

天生我才嗜好美術

李穀摩在草屯鎮上的小店，經營裱褙及刻印，謀生之餘，仍不忘致力鑽研書畫。白天繁忙的生意只是為了謀生，而晚上閒暇便可習字、作畫，也不忘自學讀書，包括賞讀書畫名蹟與史論學理，以及四書五經、唐詩宋詞、文學論著等，不斷增益書畫藝文知能，硯田遊藝才是其心中真正追尋的生活。令人欣慰的是，獲得幾個書畫的重要大獎，也都是在這段艱難的時間裡，辛勤耕耘所得的結果。



【本頁圖】李穀摩認真創作的模樣。

【左頁圖】李穀摩，〈鳥語〉，1971，紙、彩墨，42×26cm。

【右頁圖】

李穀摩，〈寒山詩〉，1972，
紙、墨，123×63cm。

藝成精卓多自得

當時李穀摩年輕力壯，經常熬夜到很晚，畫了成堆的畫、寫了滿屋子的書法，掛起來邊讀書邊自己欣賞。在艱困的物質與精神生活中，他還是懷抱著自己的志趣與理想，執意致力於書畫藝術創作的鑽研。在這段時期，李穀摩關注到現代繪畫蓬勃興起的創作表現，也看了許多不同於傳統流派的繪畫作品及書籍，開始思考並慢慢摸索，嘗試從傳統中國水墨畫及書法的形式中，開展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。

1970年李穀摩三十歲時，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「第1屆當代名家畫展」及「第6回中日美術交流展」也獲得邀請參加聯展。同時，19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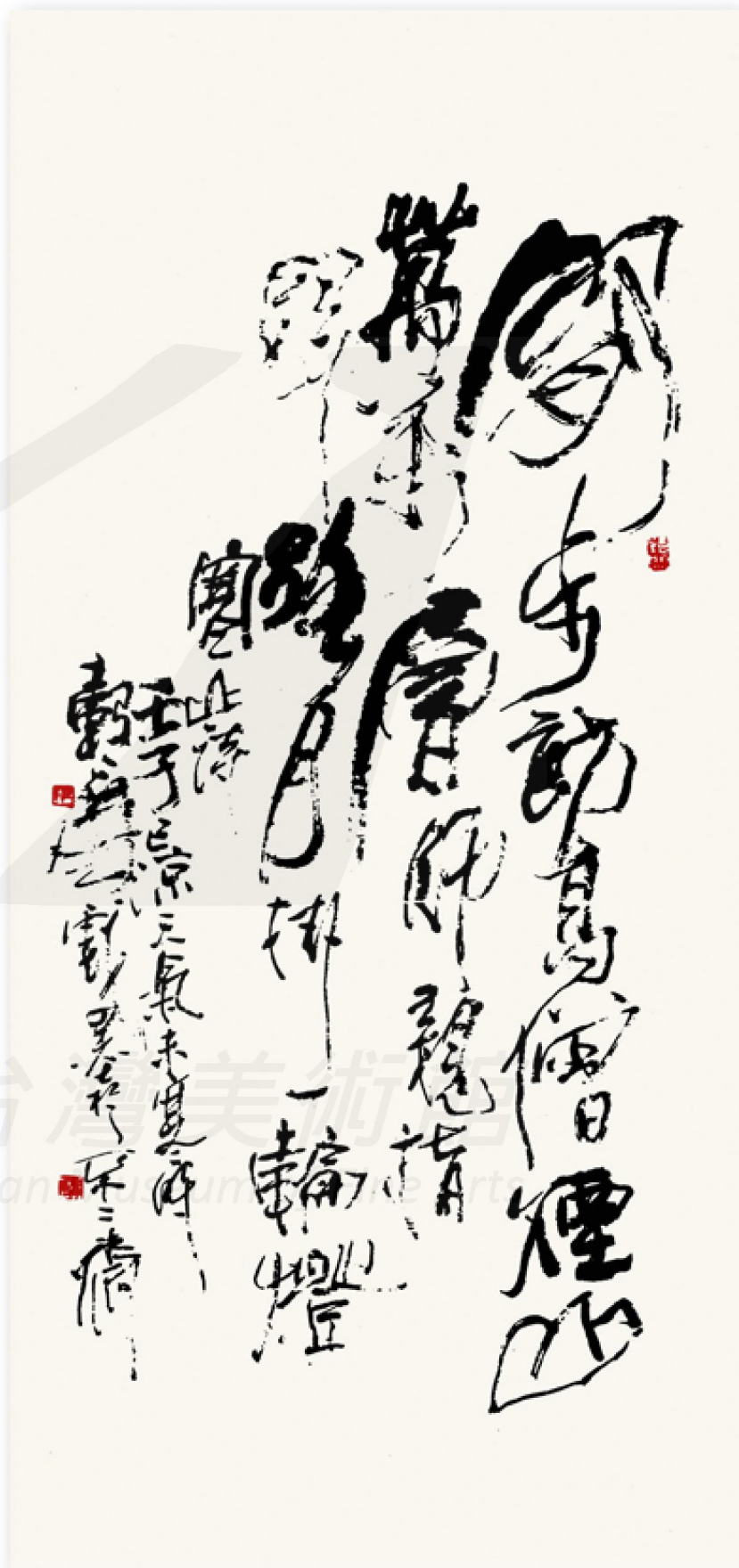
李穀摩，〈木棉花開〉，1971，
紙、彩墨，42×52cm。



年書法作品參加日本「第32回國際文化書道展」，以及次年的日本「第33回國際文化書道展」均獲得讚賞獎勵。

李穀摩熱愛臺灣鄉土，主張生活與藝術相結合，其作品多展現農村生活與田園景致，畫面不只有古松飛泉或家禽鳥蟲，皆是貼近大眾的生活一隅。1971年春作〈鳥語〉(P32)，畫雙雀嬉戲花間，以墨筆勾寫敷彩之作，可見其在傳統花鳥上勤練探研走過留下雪泥鴻爪的印記。寫生風景畫〈木棉花開〉是遊埔里歸來途中所見的記遊之作，有補記：「余年輕時雖然喜歡畫畫，但卻頗時與願違，日子為生活奔波者多，能提筆作畫者少，所以撿時間東塗西抹，積少成多，就是我學習的不二法門。」1972年所作山水四聯屏〈高山仰止〉(P36、37)畫上題字：「壬子夏月遊阿里山歸來，乘興揮汗於不二齋。」是件很壯觀的山水畫鉅製。那一年也有作品參加香港大會堂「中國水墨畫大展」邀請聯展。

1972年李穀摩三十二歲時，書法作品〈寒山詩〉：「閒步訪高僧，煙山萬萬層。師親指歸路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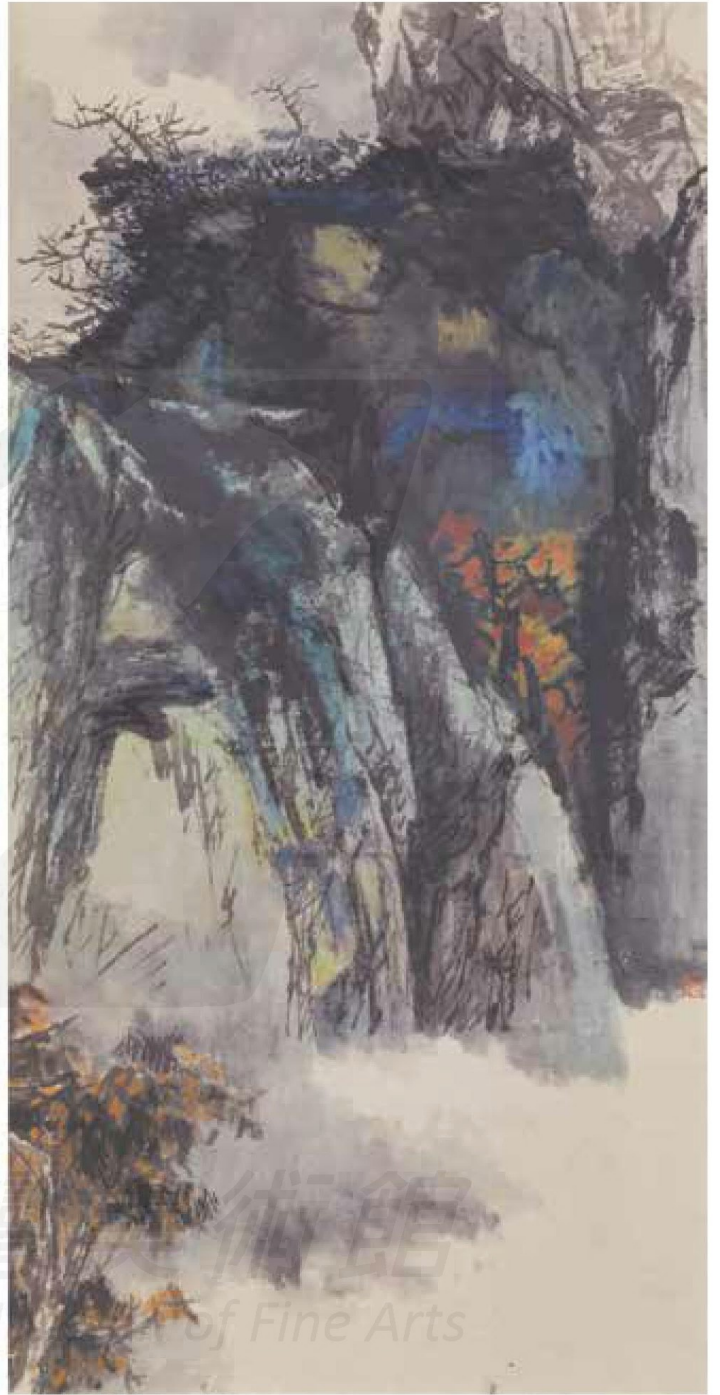


【左、右真圖】

李穀摩，〈高山仰止〉，1972，
紙、彩墨，178×89cm×4。

月掛一輪燈。寒山詩。壬子已涼天氣未寒時，穀摩戲墨於不二齋。」榮獲臺灣省第27屆全省美展書法類第一名。作品以筆勢沉潛、線條飛動、布局奇險，以及前衛的表現形式受到肯定，也建立其個人書法的獨特風格，書與畫相互激盪，互相成就。

在書法方面，李穀摩認為，臨帖學的主要是書家用筆的方法，



而非單是字形。因此，只要整體給人美的感覺的字體，他都願意嘗試。李穀摩的書法，龍飛鳳舞，揮書如畫，風格自具。「自然下筆，不失本性」是其作畫寫字的原則。李穀摩說：「古人多以發於至情至性的作品為上乘，各家風格互異。後學者卻常以學似某家某帖自限，以能夠亂真為榮，甚至以『正統』自居，而排斥他人的創作。如此非但局限自己



的藝術潛力，也阻礙了藝壇的進步。」李穀摩深信：「多元化的藝術環境，才能彼此刺激求進，否則大家風格一致，別說繪畫的人，就是看畫的人，也會覺得索然無味。」

1973年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「第2屆當代名家畫展」邀請他參加聯展。同時榮獲日本書道連合會書法大展銀賞，以及書法作品獲得「臺灣省第28屆全省美展」特約邀請展出。是年暮冬所繪〈怡然〉款題：「怡然。歲在癸丑暮冬之春李國謨寫於不二齋。」畫作榮獲1974年第7屆全國美展國畫類佳作獎。這是一件優秀的作品，不論是取材內容、筆墨功夫與構成表現，都是相當出色的鉅製。該件作品很有創意，也有強烈的獨特風格。

青年畫家露崢嶸

1974年間，三十四歲的李穀摩舉辦了個人書畫作品的巡迴展。「李穀摩書畫展」先後在臺北市省立博物館、臺中市省立圖書館、臺南市社教館、高雄市《臺灣新聞報》畫廊，四地相繼巡迴個展。書畫作品豐美多方表現精彩，誠為藝壇盛事。

李穀摩的作品有時就是自我感悟的情思映現，1974年1月所作的〈井蛙〉，畫中有個渾厚勁結的「井」形，中底坐著抬頭

仰望與平坐顧盼的二隻青蛙，以及三隻幼蛙蝌蚪，如同其全家大小五口人。款題：「不二齋全家福。余一家五口生來蟄居鄉間，去歲攜眷觀光臺北，歸來夫妻灶前閒聊，余曰天外有天，妻言井蛙不可語於海也，淡泊自如，何處非淨土。余恍然大悟，遂製斯畫並記。甲寅歲暮春及。」其以井蛙自喻，雖言天外有天，而淡泊自處卻是全家福的淨土，有著不卑不亢、愛鄉守土自有我在的氣慨。此作書畫合一而寓意悠深、意境清高，確是一件藝術佳構。



【左頁圖】

李毅摩，〈怡然〉，1973，紙、彩墨，
182×73cm。

【上圖】

李毅摩，〈井蛙〉，1974，紙、彩墨，68×68cm。

【中圖】

1974年，李毅摩於臺中市省立圖書館舉辦個展，
騎車經過海報牆。

【下圖】

1980年，李毅摩（左）於高雄《臺灣新聞報》畫廊
舉辦個展時留影。



【右頁圖】

李穀摩，〈疏而不失〉，1977，
紙、彩墨，133×41cm。

確實，很多現代藝術家都會住到人文薈萃的大都市求發展，有較多藝文資訊與豐富的文化刺激，而李穀摩還是喜歡住在自己的鄉野故居。他說：「我是個鄉下人，喜歡清靜淡泊的生活，更愛與大自然為伍，所以不考慮去都市住。再說近年來傳播事業發展快速，我也訂了許多書報雜誌，耳目不致太閉塞。」他認為，只要多讀、多聽、多看，則耳目並不閉塞，鄉居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。

1975年李穀摩由於對書畫藝術的狂熱，他毅然收拾了賴以為生的刻字鋪，全心投入專業的書畫創作志業。對他而言，關閉維生的小店，不僅是重大的改變，也是危險的動作，還未能思索預知的——該如何兼顧藝術與生計？李穀摩回憶說：「我向來不曾築過當書畫家的夢，能當個小匠師過平凡的日子，就很滿足。詩人周夢蝶說：流浪得太久，太久了，琴劍和貞潔都沾滿塵沙。」其實，心中還是極清平篤實的。此外，日常生活的大小事，「還要感謝內子，從不後悔嫁錯人，不辭辛勞，教育三個兒子平安成長。」雖然僅出於愛好與興趣，並沒有強烈企圖心，始終蟄伏鄉間，沉思、探索自己未來創作的方向與定位。

【左圖】

1976年南投縣美術學會於竹山鎮巡迴聯展。

【右圖】

1976年，李穀摩前往日本松本市展覽，與折井英治伉儷（中二人）合影於中山文庫門前。

是年李穀摩的作品參加由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的「中國水墨畫大展」邀請聯展，並參加中日美術家聯展，也在臺中市美國新聞處舉辦個



人書畫展。那段時期，他經常在國內外舉辦大小型個展與參加聯展，以累積經驗。書畫創作的漫漫長路，從此越走越有信心。

李穀摩在創作之暇，也積極參與社會藝術服務工作，有心為桑梓製造一個藝術環境。1975年底，他與十多位朋友共同籌組，隔年即正式成立了「南投縣美術學會」，熱心推動地方藝術活動。他表示：「希望因為我們的努力，讓中部地區有心從事藝術創作的人，不會再有當年我那找不到知音、同好的苦悶。」李穀摩對於推動臺灣中部地區的藝術風氣出力甚多，眾人公推其擔任南投縣美術學會第一任會長，後續並連任長達十二年，可見他對南投縣美術活動極盡心力而受到愛戴。

為志趣而全力投入創作，生活是很艱辛的，所幸天公總是疼憨人，當時李穀摩的書畫藝術成就，已是卓然大成普受讚賞。1976年，他適得機緣，應日本長野縣松本市國際獅子會之邀，於松本市立民俗資料館舉辦書畫個展，共展出水墨、書法兩百餘幅作品，為彼邦人士所推崇肯定並紛紛珍藏。其畫作〈故國秋山紅葉〉及書法〈滿江紅〉等被該館永久收藏，讓李穀摩的聲譽名揚國際。

水墨山水畫〈寂境〉(P.43)，是李穀摩於1976年丙辰夏所作，畫中表現月下舟影波平清渺，墨氣氤發而畫境幽深。其筆墨功夫已是隨心所欲，手到而境生。其1977年暮春之初所作〈疏而不失〉，記：「疏而不失，謹於思，慎於行。」是取材自蜘蛛結網有感而發，物我遇合擬情入畫意，構圖與表現形式均獨具慧眼。而是年秋所作〈雨鷺〉，





記：「六月午後之雨，如沐三月春風。」是描寫柳上雙鷺形姿，布陳巧妙而筆墨生發，別有寄意而抒心造境之新意。

李穀摩平時雖深居簡出，致力書畫創作，而其為人誠正謙和，故交友十分廣闊，上至政商名流，下至販夫走卒，均有善交。1977年，故前總統蔣經國時任行政院院長，在中部訪察民情，10月30日下鄉到南投縣探視鹿谷茶作，偶然在建成茶行看到李穀摩為老闆所畫的一幅〈老人茗茶圖〉，極為讚賞，經當時縣長劉裕猷介紹，特臨時起意駕訪李穀摩的畫室「不二齋」，兩人相談甚歡，因畫結緣，建立深厚情誼。經國先生的蒞臨指教與鼓勵，讚許其為最具本土情懷風味的藝術家，讓他有更大的勇氣去面對藝術創作的種種挑戰。此後，蔣經國於巡視中部地區時，若經過草屯，每次都會順道去李

李穀摩，〈風雨中的寧靜〉，1978，紙、水墨，180×90cm，國立國父紀念館典藏。

〔右頁下圖〕

1977年，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（右2）下鄉訪查鹿谷茶作，無意間見到李穀摩畫作，極為讚賞，特臨時起意拜訪不二齋。



李穀摩，〈寂境〉，1976，紙、水墨，39×54cm。

穀摩家坐坐聊聊。

1978年春3月所作的〈風雨中的寧靜〉，所描繪的是山野逸趣小景，在瀑布之前有紮築於樹枝間的鳥巢，親鳥飛返正在餵食雛鳥的景象，相當生動傳神，令人讚歎不已。同年夏所作的〈防人之心〉（P.44上圖），記：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穀摩山居近廿年，捕鳥術尚有數種。」「捕捉之法，因鳥之習性而異。此圖乃套山雞之不二法門。」



李毅摩，〈防人之心〉，1978，
紙、水墨，70×64cm。
2020年，添加竹雞並題字。



李毅摩身影。



是其記寫鄉居山夫捕鳥、捉山雞的巧用道具。他並在多年後加添一對竹雞，再記：「隨興作畫難入流，了無章法自家求。守舊創新兩不得，自知糊塗筆不休。庚子年讀舊作有感，毅摩又記於小芥山房，2020。歲月匆匆過，一晃四十餘年，應八十回顧展再補畫兩隻竹雞，生動一些。但勿入陷阱，阿彌陀佛，又及。」仍是一片佛心。

李毅摩的書畫作品中，經常洋溢著拙樸之趣。因為自幼生長在鄉間，李毅摩率真、敦厚的莊稼人個性，使他的書法與繪畫，自然洋溢著一股未經雕琢、毫不造作的質樸之美。

書畫兼善列名家

李穀摩有一些從事現代藝術創作的朋友，彼此往來也很頻繁，互相切磋學習。對於傳統藝術的傳承發展，與現代藝術創新思潮的表現，都有深入探索與省思。不泥舊說，不附新語，是其藝術創作發展指引的標竿。李穀摩認為：

藝術創作是百花齊放的園地。選擇好方向，就應該勇猛直前的去耕耘，花朵自然絢爛。古今中外任何的藝術語言，無不至善至美，但如何用心在自己的作品上才是重點。所以不泥舊說，不附新語，過之曲高，不及入流，均非中庸之道。我曾細心衡量過自己的才幹與能力，以及客觀的生活環境，在藝術的長河裡找到我當下的交集。

筆墨不隨時俯仰，心胸自得古風流，這是李穀摩清晰自得的書畫藝術創作理念。他說：

歌聲讓人傾耳聽，作畫與人共賞會。我沒有什麼高深理論，只有一些平凡的道理，畫一些較有陽光的作品讓大家都健康光明。寫幾行格言佳句，且不談書法藝術。好的章句可潛移默化，醒世覺人。書畫結合人生，並能滋潤我心。

對於書法的研習創作，李穀摩認為：

書法無法，因為作畫落款題字，需要書法，不懂書法就沒辦法，雖然書法不若繪畫說透視、論色彩，看似簡單，其實筆畫很難產。話說書畫本一家，還是有不同調處。細心讀碑研帖再融入己見，多一分參悟，就可省一分勞力，畫家書法傾向不按牌理出牌一路揮灑到家，書法家則重遵古出新，講究方圓、規矩。若能兩者合而為一，傳統與創新則相得而益彰。我是因畫而書，倍感易學難精，磨去不少光陰。



李穀摩於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辦的「李穀摩書畫展」入口前留影。

1978年李穀摩在臺中市中外畫廊舉辦書畫個展。接著1979年在臺灣省立博物館舉辦書畫個展，並相繼於臺中市省立圖書館舉行個展。展出〈井蛙〉、〈闔家歡樂〉等六十餘幅作品。其中，1979年暮春之作〈亦將有感於斯文〉，意指鵝愛羲之，採取以碑拓形式入畫，別出心裁，觀者擊節讚賞，成為各界注目的焦點，在鄉情野趣之外，呈現另一道文史悟畫的風采。

大家都熟知，「王羲之愛鵝」是很有名的，傳說其執筆的「鵝頭法」也是由鵝身上領悟到的，並由觀察鵝兒游水形姿而歸納成有名的「永字八法」。羲之愛鵝，是許多畫家都曾取之作畫的題材，通常都是以描寫王羲之（303-361）為主要，畫羲之如何愛鵝，或是其觀察鵝之游水姿勢如何的景象。然而，從小生活以鵝為伴的李穀摩，想訴說的則是「鵝愛羲之」的情境，他說：「如反過來以鵝的角度看這件事，我以為王羲之那樣愛鵝，鵝一定也會有所感應。王羲之死後，鵝如果看到王羲之寫的字，思及如此疼愛牠們的朋友已不在了，心中必定非常難過。」也因此，「群鵝訪羲之」是他經常喜作的題材，在雲淡風清的日子，從半畝方塘繞過小山丘，經過小橋，遇到了摯友羲之先生。

【關鍵詞】 碑拓形式

碑拓形式，是指運用碑帖拓片為素材，資用文字圖地黑白對比的視覺效果，作為書畫創作的一種表現形式。「碑拓」僅是概稱，實可包括甲骨片、青銅器、碑版石闕及法帖等金石文字的拓片，容含蓋篆、隸、草、行、楷各體書法，通常是呈現黑底白字的樣式。其資用於畫面上的表現手法，一般得以拓紙直接拼貼，或是將拓片轉印，也可先割字再噴染，或以膠水寫字再染底等諸多方式，而李穀摩在畫作中是先勾勒字形之後再將字外填墨，雖較費功夫也花時間，但卻能留有較多書畫的筆墨趣韻。



李毅摩，〈亦將有感於斯文〉，1979，
紙、彩墨，133×60cm。

李毅摩，〈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〉，1979，
紙、彩墨，105×50cm。



有了這個創作的立意構思，李毅摩便取用拓碑的效果作為主要布局背景，畫中的碑文是王羲之的〈蘭亭集序〉並以序文的最後一句「亦將有感於斯文」，以隸書題寫為此作之畫題，而畫中主角便是佇立碑前的兩隻鵝，正在引頸尋覓看著碑文的鵝兒。構思奇巧，題識美妙，筆墨精卓，令人拍案叫絕，這也是他一直都自感得意的一幅作品。至於碑拓書法，在同年春所作的〈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〉，即是運用古文字碑版拓墨的意念為形式，以甲骨文與金文古籀統合表現，視覺構成別有新意。



李毅摩於1979年歲始所作〈好棋〉，記寫冬之暖流，樹下供茶二人下象棋的閒情。該年春所作的〈田園之歌〉，觀者都不禁讚其慧心巧思。畫中描寫田園風光，在沃野平疇遠處有村居茅舍農家，而主景則是鄉野中矗立的電線桿，有成群的麻雀棲坐在數條電線上，墨點雀形大小濃淡疏密分布有致。成群麻雀都在吱吱喳喳地叫著；就是那美妙的鳥鳴聲，田園之歌躍然紙上。該年夏初的〈闔家歡樂〉，寫村屋門前的二大六小親子雞群，形姿傳神氣韻生動，擬意祥和構成圓滿。

6月，《李毅摩書畫集》第一冊自刊畫集問世出版。閱讀李毅摩的書畫作品，總是激賞其巧妙的選材立意與款識文思，來自其敏銳的觀察與豐富的聯想力；賞覽李毅摩的書畫，常可感受到他別出心裁的諧趣和幽默感。

由於傳統書畫的筆墨技巧功夫已熟用自如，因此在創作表現的內容形式，便能隨興擷取而任心馳騁。傳統人物畫壽者相、觀音大士、蕉葉大士，以及畫竹、寫草蘭、畫荷花、寫鶴立中流砥柱等，皆其向往所擅長，而如獨向雲天濶處行、流水深處有人家、別有天地、泛舟赤壁等傳統題材

的山水畫，或是柳蔭漁唱、春江水暖、渡、有朋自遠方來、漁歌唱晚等意造境風情，都能筆精墨妙表現精湛。再如溪頭神木、竹石幽居、農耕風雨生信心、牛鷺春之晨、歸牧等風景寫生，或是郊野釣蛙翁、樹下老者逢場觀戲等生活環境人物采風，以及聲聲入耳的蕉葉鳥鳴、蝴蝶蘭、春風桃李花、折枝玫瑰等花卉寫生皆能入畫，另外，靜臥美夢的貓、坐在缸上聚精會神回望的貓、最忠實的伙伴阿狗、念念義之的鵝群、知己知彼兩公雞、勇者畫像與無往不利的雄雞、母愛、闔家歡樂的雞群、福到、雛雞、觀光客的雙鴨、朝氣凌空的鳥群、天花板上有家鼠、無言獨上西樓是草上蜻蜓、小世界大遠征的石上蟻群等，在其生活中所見、所知或所想的一切事物，都是創作取材的資源。

畫畫跟人的個性有關，誠正篤實的李穀摩，喜歡畫有朝氣、健康的畫，「一切唯心」，他認為：「畫畫是要讓人看得懂，不要只有少數人懂，所以我走的是傳統跟現代的折衷路線。我覺得做什麼事情都要做到極致，藝術要做到一個巔峰。」李穀摩說自己的畫偏似「生活畫」，好的句子，小品文都可以入畫。作畫是一種感覺，經過轉換跟整理。書法跟繪畫是結合在一起的，「有詩、有畫、有印」才是完整的水墨畫。

【左頁圖】

李穀摩，〈好棋〉，1979，
紙、彩墨，90×50cm。

李穀摩，〈田園之歌〉，1979，
紙、彩墨，51×110cm。

